

D · F · S · L · Z · L

如梦令书系

滴水的书卷



○ 蓝 蓝

林下一溪春山，
林上数峰岚翠。
中有隐居人，

茅屋数间而已。
无事，无事，
石上坐看云起。

——王蒙



东方书林之旅

滴水的书卷

蓝蓝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装帧设计：王红卫

版式设计：任宗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滴水的书卷/蓝蓝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8

(如梦令书系)

ISBN 7-5060-0606-5

I. 滴…

II. 蓝…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I267

滴水的书卷

DISHUI DE SHUJUAN

蓝蓝 著

东方出版社发行

(100706 北京朝内大街136号)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32开 7.125

字数：100千字 印数：1—10,000册

ISBN 7-5060-0606-5/I·32 定价：12.00元

目 录

第一编 大雾深处的村庄

从动物到植物	5	陌生的手	24
目光与声调	7	幸福	26
找寻	9	林妖	28
去彼德堡	11	白杨树叶	29
洗旧被单	13	无语	31
回声	14	栗树情人的现身	33
玛格丽特的天空	16	雨中轻诉	35
当我面对你时	17	在那片草地上	37
大雾深处的村庄	19	我爱你	38
孩子们	22		

第二编 温柔的眼神

1—12	45
------------	----

第三编 静静交谈

鲍之死	55	英雄·生活	68
大阪草原	57	静静交谈	70
幸福与遗憾	59	蝴蝶	72
停电一分钟	61	初冬的玫瑰	74
母亲	63	旅途	77
向茕茕草道歉	65	持续的歌谣	81
我的泪水里藏着金子 ...	67		

第四编 一个生灵的祈祷

1—31	89
------------	----

第五编 写给生者的亡灵书

在有你的世界上	107	小海螺	121
涂鸦的风景	109	度过冬天	124
生活	111	其他的人们	127
旧日日记	114	竹林的夜晚	130
活着真好	117	用心生活	133
蛰庐	119	写给生者的亡灵书	136

第六编 散落的书页

1—51	147
------------	-----

第七编 槐树里谁在说话

槐树里谁在说话	181	耳朵里的天鹅	195
采芦笋的女人	182	收集落叶的人	196
致大沙埠	183	清晨和黄昏	197
白雪的嘴唇	185	在大自然中	198
受难的玫瑰	186	放蜂人	200
一个老人说	187	古井	201
坟墓与迎春花	189	蒲公英	202
柳树的生活	190	车轮草说	203
秋后荷田	191	水与风	204
走路	192	蠢斯	205
海浪	193	梦境	206
脚印	194	五月的早晨	207

第八编 流 年

1—16	215
------------	-----



第一编

大雾深处的村庄

从动物到植物

动物中有许多美丽的种类，例如蝴蝶、燕子，羽毛华贵的孔雀，也有七星瓢虫、梅花鹿等等，但若要我在动物与植物（人除外）间选择哪个更令我钟爱，我可能会说：植物。

有人对我讲起一部外国电影《天使在人间》，他说：“那个天使特别喜欢吃土豆，但谁见过她上厕所？”一阵笑过后，我回答：“我们只知她是天使，根本不须知道其他事情。”

有时候，在街头会碰到狗猫交媾的情景，让人万分尴尬羞愧；有时候从电视上看见狮子在吃血淋淋的猎物内脏，便觉得又恐惧又恶心。我们从这些动物身上看到了人类同样具有的动物性：纵欲、无节制、排泄污物、疯狂、暴力等等。这些事情在植物们的世界里（至少看上去）几乎没有。你见过树和树打架吗？你见过一朵月季追着去咬另一朵蔷薇吗？……这些树呀、草呀、苔藓和蘑菇们都有自己的泥土和祖国，阳光雨露、风和大地对每一位成员都公平而慷慨，而它们也温柔谦逊地过自己的日子。也许会有人说：“看见藤了吗？它蛮不讲理地纠缠大树！”我倒要问，你怎么知道它不是爱上了大

树而柔情万般地拥抱它呢？你怎么敢肯定大树不喜欢这样——它从此再也不孤单了呢？

我喜爱植物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们“不会移动”。春天，你在山坡上看见了一群羊，石头上还落了两只灰喜鹊。到了第二个春天，你又去，羊不见了，鸟飞走了，只有山坡还在，山坡上的青草、野花还在。于是你从它们认出春天又来了，或者说，你记忆中的那个春天总是在这里，因为草地在这里，山坡在这里；但消失不见的羊和鸟又让你知道，这不再是往日的春天了，这是另外一个春天，你就迷茫地站在草坡上，弄不懂到底谁对谁错。

动物们会跑，会离开、到来，这使你感到了死亡，因为时间会随着动物的跳跃而奔走。植物们会落叶、凋谢，但它们是不离开的，像一位因冷暖变化而换衣裳的女孩子，老站在河堤上、路旁……，你什么时候去，它们什么时候在，像专门在那里等你，像最让你放心的忠实的恋人。它们干干净净，永远是有礼貌的，克制的，温情脉脉的。

如果可能的话，我自己也愿意变成一棵树，要不，一棵三棱草也可以。是呵，走，让人多么伤心；而留下，多么让人高兴……。

目光与声调

我常想，一个人能够让我记住他的是什么？一个人身上有什么能够使我判断他是个温存抑或冷漠的人？

显然，我能回忆起一些面孔，准确地说，我能记起一些眼睛（目光）和相伴而来的说话的声音——被我记住的人都是我在这世上热爱的、惦念的人。

我有时坐在水渠旁的草地上，有时坐在屋檐下，阳光懒洋洋地晒着院子，我就会想起那些往事，那些往事里的人——他们的脸和说话时的嘴巴。过了一会儿，在我的脑子里只剩下了这个人的眼睛和声音；再过一会儿，他只留下了某种目光（不是眼睛）和声调（不是言语）。

我始终弄不清楚目光和声调是属于哪一类的事物：弥漫的，银灰色的，又细又密，柔软，透明……它们除了和气息有些相像外，我简直不知如何形象地把它讲述出来。它们不可捉摸，存在于眼睛（视力）和耳朵（听觉）里——可是，我何必非要弄懂这些——我只要从凝视和倾听中遇见它们就足够了。目光和声调——它们肯定就是一个人的全部——不

是脸、手、眼睛和说话的内容。

孩子们最能知道什么样的人爱他们。他们只消抬头望望那个人的眼睛，听听那个人说话的声调便能知晓一切。通常，他们从或大或小、双眼皮或是单眼皮的眼睛里看到了温柔的目光（也可以叫眼神），从无论怎样的嘴唇间听到了那种轻轻的、怕惊扰了什么的柔软的声调——无论他在说什么——就会知道，这是一个爱他们的人。相反，他们看到了冷漠的目光和冷冰冰、生硬的声调，就会厌恶地跑开。

我注意到，这种仅凭这样的感觉就能了解人类的天性在人们长大后几乎丧失殆尽。他们依靠其他具体、实在、有形的东西保留着对某些事物的判断与印象——他们更喜欢和信任伪装，而不是一层层衣服脱下后最简单纯洁的裸体。

找 寻

1991年冬天，某个风雪弥漫的黄昏。

一个肩头落满了雪花、背着行囊的人敲开了郑州郊区关虎屯中街53号的院门。

“你找谁？”穿旧大襟衣裳的房东大娘推开半扇门，望着门外的陌生人问道。

“请问蓝蓝是住这儿吗？”他操着浓重的外地口音询问。

“——蓝蓝？她搬走几个月了。……现在住什么地方俺可不清楚……进来吧，进来歇会儿。”大娘拍拍衣袖上的落雪，慈祥地邀请着。

那人低眉轻轻“哦”了一声，片刻，他向大娘道谢后，又冒着大雪深一脚浅一脚消失在渐渐暗起来的夜里。

几个月后，夏天浓绿的柳荫下，偶然遇到了房东大娘。她告诉了我这件事。

我想了很久很久，记不得我向什么人说过我在关虎屯的住址，也没有任何亲人或外地的朋友向我提到过这件事。

三年过去了。那人是谁，仍旧是个谜。

我曾试着写信或询问过几个可能会来找我的朋友，他们都否认了。

他是谁呢？——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常常想到一个走了很远的路、一身风雪、满脚泥泞来找我的人——他那消失在雪夜深处的身影。

他从什么地方来？他很失望吗？那么寒冷孤单的夜，他又向何处去了呢？……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猜想我已知道了这件事呢？他来找我是要对我说些什么呢？……我的心灵深处泛起某种亲切的疼痛，久久的疼痛，为了那个神秘的远客，更为了人间多少无人知晓、寂寞而毫无结果的找寻。

去 彼 德 堡

当那位手持巡路灯、蓄大胡子的人告诉我马上就要发车时，我还在发愣。他大声对我说：“喂，快一点。这列火车将只有一位旅客，而且，你沿途根本不会见到任何一个人。”他的嗓门虽然大但却很温和。——彼德堡！天哪，对于我来说，彼德堡就是一些人的名字，就是叶赛宁和普希金，就是茨维塔耶娃与阿赫玛托娃，就是捂着嘴咳嗽不止的索德格朗；它是一首诗的题目，是下雪的沙沙声；甚至是钟声里升起的白桦林和瓦雷金诺——我想我知道帕斯捷尔纳克写诗的那张桌子。现在，彼德堡是一个等待着我的宴会，有炉火，有几位我深爱的诗人，他们温柔的眼睛里跳着彤红的火苗。

……但没有人同意我去——我指的是“领导”，他们拒绝了这次列车。

我不知为什么又到了——一个山洞里，在一块岩石上我发现了一片树皮，片刻后，又飞来了几只蜜蜂。不久，从树皮深深的纹路里流下了蜂蜜，渐渐地，山洞成了一条甜蜜的河流

……